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四十七讲

不出户，知天下

第四十七章 · 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

这一章是《道德经》里最容易被当成反常识的一句。

老子不是叫你闭眼，他是在问一个问题：

你跑出去找的那个「知」，究竟在哪里。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

壹

户

不出户，知天下；不窥牖，见天道。

「户」是单扇的门，「牖」是窗。两句是一个意思。

这一节讲「户」：

为什么不必出门。



读老铁

六句，三段递进

原文与今译

原文

不出户，知天下；不窥牖，见天道。

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

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为而成。

四层结构

正面　不出门就能知天下，不看窗外就能见天道。

反面　往外走得越远，知道的反而越少。

结论　所以圣人不走而知道，不看而明白，不做而成事。

底本作「不见而明」，一本作「不见而名」。王弼本作「名」，义为「名状、命名」；作「明」亦通，此处从底本。

今译

不出门户，就能够推知天下的事理；不望窗外，就可以认识日月星辰运行的自然规律。

他向外奔逐得越远，他所知道的道理就越少。

所以，有「道」的圣人不出行却能够推知事理，不窥见而能明了「天道」，不妄为而可以有所成就。

「弥远弥少」的三种读法

信 息 越多　见得越多，越容易被细节淹没，抓不住那条主脉。

欲 望 越远　跑得越远，多半是因为想要得越远——知被欲带偏了。

离 本 越远　最要紧的东西在近处：自己、眼前、手里。往外找，就越找越远。

> 注意「弥」字：越……越……。
> 这是一个反比，不是一句夸张。

西域老铁

先把三种误读排掉

这一章不是反知识

三种误读

误读一：闭门造车。 不出门就什么都知道——这不是老子，这是自大。

误读二：读书无用。 老子没否定学，他否定的是「以为见得多就懂得多」。

误读三：玄学神通。 这不是预言术，讲的是判断力的来源。

三种误读有一个共同点：都把它读成了「不用功」。

老子真正说的

「知」有两种：一种是**见闻的堆积**，一种是**结构的把握**。

前者靠走，后者靠想通。走一百里不会自动带来想通。

「不出户」的意思是：**主战场在里面。**

所以这一章不是反知识，是给知识排了个次序：先立骨架，再填血肉。

老子自己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，读的书比同时代绝大多数人多。**说他不读书，是把他读过的书都白读了。**

> 这一章的正确读法是：**不是不要出门，是别指望出门解决「懂不懂」的问题。**

西域老铁

壹 · 户

未出茅庐，已知三分

建安十二年，刘备驻新野，兵不满万。徐庶走时留下一句话：**诸葛孔明者，卧龙也，将军岂愿见之乎？**

刘备三顾，第三次才见到。见面之后，诸葛亮没有带他去看什么，只在一间草庐里说了一段话。

他说：曹操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**此诚不可与争锋**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，国险而民附，**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**。

然后他指出荆州、益州两块地方：荆州是「用武之国」，益州是「天府之土」，而这两个地方的主人守不住。

最后给出路线：**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。**

那一年他二十七岁，没出过荆州，没见过曹操，也没见过孙权。

> 他不是算出来的，是**从结构上推出来的**：谁的地盘、谁的兵、谁的名分、谁守不住。这些东西不需要亲眼看见，只需要想清楚。



此诚不可与争锋

一段话定了三十年

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

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　隆中对

注意这句话的形式：**「不可」**。他没说曹操多坏、多强，他说的是「不可争锋」——一条判断。

整篇隆中对没有一句情报，全是结构：谁能打、谁不能打、哪里能拿、拿了以后怎么办。

这就是「不出户，知天下」的实际样本。**他关在草庐里推的，是局势的骨架；出去跑的人，看见的是路上的尘土。**

西域老铁

「不出户，知天下」四家注

门内凭什么知门外

注家	大意	知从哪里来
王弼	事有宗而物有主，途虽殊而同归也。得本以知末，不逐末以知本。	最本体的一读：**抓住根本，末节自己会显形。**
河上公	圣人不出户，以己身知人身，以己家知人家，故知天下。	最实的一读：推己及人——从自己这一份推出去。
苏辙	天下之大，其理具于一己。不求诸己而求诸外，故出愈远而知愈少。	最要紧的一读：**答案在「诸己」，不在「诸外」。**
通行注	不出门户，就能推知天下的事理。	最平的一读。注意「推知」二字——是推出来的，不是感应出来的。

四家共用同一个字：**「推」**。不是看见，不是听说，是从已知的结构往未知推过去。

> 所以这一章其实在教一种本事：**从一个够深的样本，推出一个够大的世界。** 样本不必多，但必须真。

西域老铁

贰

远

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

这是全章唯一一句反面的话，也是最刺人的一句。

这一节讲「远」：

跑得越远，为什么越不明白。



外间大有人图侬

隋炀帝即位后，几乎年年在外。三下江都，三次亲征辽东，西巡张掖，北巡榆林。他在位十四年，留在长安、洛阳两京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四年。

他走得越远，看到的天下越像他想看的样子。

大业十二年，他第三次下江都。那时候北方已经大乱：李密围洛阳，窦建德据河北，杜伏威在江淮。

《隋书》记他在江都的情形：**帝见天下危乱，意亦扰扰不自安，退朝则幅巾短衣，策杖步游，遍历台馆，非夜不止。**

——他不敢停在屋里。他一座台馆一座台馆地走，走到半夜。

他对着镜子照了很久，回头对萧后说：**好头颅，谁当斫之？**

又说过一句更彻底的：**外间大有人图侬，然侬不失为长城公，卿不失为沈后，且共乐饮耳！**

> 这就是「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」：他跑遍了天下，却始终没有跑到那个最要紧的地方——**自己的判断已经坏了这件事。**



「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」四家注

为什么见得多反而懂得少

注家	大意	少在哪里
王弼	逐末则失本，愈逐愈远，故其知弥少。	少的是**「本」**：末节收得越多，根本丢得越远。
河上公	去本逐末，虽远游而不知道也。	最直的一读：走得远不算走得对。
苏辙	出而求之，则物交物，引之而已，故愈远而愈少。	最狠的一读：**你不是在看世界，你是在被世界牵走。**
通行注	向外奔逐得越远，他所知道的道理就越少。	最平的一读。它可以直译成一句现代话：信息越多，越不会判断。

苏辙那句「物交物，引之而已」是全章最犀利的一处：**往外追的时候，你以为自己在取，其实在被牵。**

> 所以这一句不是反对游历，是反对**「多看就等于多懂」这个假设**。看是输入，懂是处理。处理器坏了，输入多少都没用。

西域老铁

荀子的「登高」与老子的「不出户」

两句话正面相撞

儒家·登高而博见

《荀子·劝学》：「**吾尝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也；吾尝跂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见也。**」

荀子的路子很清楚：站得高一点，看得广一点，学到的东西就多一点。

所以儒家重博学、重游历、重师友：「**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。**」

这一路走到极处，就是「格物致知」——去事事物物上求理。

老子·其出弥远

老子担心的正是「登高」这件事：站得太高，看见的是一整片模糊。

他要求的是另一种视力：**看清一条理，而不是看尽一片景。**

两家的分歧不在要不要学，在**学的方式**：一个由外而内，一个由内而外。

荀子怕你不学，老子怕你学成了散装。

其实两家可以接上：**荀子的「博见」是用来打底的，老子的「不出户」是用来收口的。**只博不收，学成杂货铺；只收不博，收成空架子。

> 孔子自己两面都讲：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」**老子这一章，说的是「思」的那一半，而且说得极端。**

西域老铁

叁

成

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为而成。

三个「不」，配三个结果：知、明、成。

这一节讲「成」：

不做的那个「做」，是什么。



叁・成

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

《庄子・天道》：齐桓公在堂上读书，一个叫轮扁的木匠在堂下削车轮。

轮扁放下椎凿走上来，问：敢问您读的是什么话？桓公说：圣人的话。问：圣人还在吗？答：已经死了。

轮扁说：那么您读的，不过是**古人的糟魄**罢了。

桓公发怒：寡人读书，做轮子的怎么敢议论？说得出道理就饶你，说不出就死。

轮扁说：我从我做的事上看。**斫轮，徐则甘而不固，疾则苦而不入。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，口不能言，有数存焉于其间。**

——慢了松滑不牢，快了涩滞进不去。不快不慢，得之于手、应之于心，**嘴里说不出来**，可这里头有个数。

他说：这个数我没法教给我儿子，我儿子也没法从我这里接过去。所以我七十岁了还在自己削轮子。

> 「不行而知」不是不练，是**有些知只能从做里长出来，读书和听讲都递不过去。**轮扁的「口不能言」，就是老子说的那个「不窥牖」的天道。



得之于手而应于心

一个七十岁匠人的认知论

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，

口不能言，有数存焉于其间。

《庄子・天道》　轮扁斫轮

这段话把「知」分成了两层：**能说出来的，和身上带着的。**

老子说「不行而知」，庄子说「口不能言」——两个人说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：有些东西不在书里，在身上。

所以「不出户」的完整意思不是关起来，而是：**别以为把话说完了就算学会了。**

西域老铁

「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为而成」四家注

三个「不」，各不掉什么

注家	大意	「不」的是哪一步
王弼	不行者，不由此道而往也；不为者，不造作也。	不的是**多余的动作**，不是该有的动作。
河上公	圣人不行而知，以道为本；不见而明，以心为镜。	最实的一读：把「走」和「看」换成「本」和「镜」。
苏辙	知天下者，不待行也；成天下者，不待为也。	最简的一读：**待，就是等条件齐了才动手——老子说不用等。**
通行注	不出行却能推知，不窥见却能明了，不妄为却能成就。	最平的一读。注意「不妄为」，不是「不为」。

三个「不」都不是取消行动：**是取消那些替你做决定的、多余的动作。** 少一步，反而成了。

> 「不为而成」听起来最玄，其实最日常：**很多事情之所以不成，是因为你在中间多伸了一手。**

西域老铁

叁・成

萧规曹随

萧何死，曹参接任汉相国。《史记》说他上任之后：**举事无所变更，一遵萧何约束。**

然后日夜饮酒。下属和宾客想来找他说话，他一来就劝酒，刚要开口又劝酒，灌醉了送走，始终没人说得上话。

惠帝觉得奇怪，让曹参的儿子曹窋私下问他。曹参大怒，把儿子打了二百板子：天下事不是你该说的。

上朝时，惠帝亲自问他。曹参摘下帽子请罪，然后反问：陛下自己看，您比高帝如何？

惠帝说：朕怎么敢比先帝。曹参又问：陛下看我和萧何比，谁更贤？惠帝说：你好像不如他。

曹参说：**陛下言之是也。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，今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**

惠帝说：**善。君休矣！**

> 这是「不为而成」最实在的一次：他做的最大的一件事，是**忍住不改**。汉初那几年的安定，就是这样省出来的。



知的三层

老子把「知」分了等

见闻之知

我看见了

最外层。最多，最活，最容易过时。它可以被切断——不看就没了。

推断之知

我想通了

中间层。从结构里推出没看见的部分。隆中对就在这里，门内可以完成。

体证之知

我做出来了

最里层。轮扁的「口不能言，有数存焉」。只能自己长出来，别人递不过来。

> 「不出户」是守第二层，「不行而知」是养第三层。**只停第一层的人，读一辈子书也还是个看客。**

西域老铁

佛家的「知见」与老子的「知」

两家都在拆一样东西

佛家 · 知见立知

《楞严经》：「**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。**」——在知见上再立一个「我知道了」，这就是无明的根。

所以要「转识成智」：把分别的识，转成不分别的智。

禅宗更彻底：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。」

佛家拆的是**「能知的我」**。

老子 · 其知弥少

老子拆的是**「所知的堆积」**：见闻越多，主脉越乱。

他不要你断知，他要你回到那个能推的「本」。

所以佛家往「空」走，老子往「简」走。

一个拆掉知的人，一个减掉知的数量。

两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：**「我以为我知道」这件事。**佛家叫它无明，老子叫它「其知弥少」——都是在说，知上的自负比无知更远。

> 禅宗那句「不立文字」，和轮扁那句「古人之糟魄」，隔着几百年说的是同一句话。**这是东方思想里最像的一处。**

西域老铁

三家落点

对「怎么知」这件事

家	知从哪里来	靠什么功夫	最后落在哪
老子	从本推末，由己推人	静观、守本（减）	门内推出天下，故「不行而知」。
儒家	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	学与思并用（加）	格物致知，最后仍要「笃行」。
佛家	从止生观，从观生慧	戒定慧（转）	转识成智，连「知」也放下。

三家都把最后一步落在「行」上，只是说法不同：老子说「成」，儒家说「笃行」，佛家说「行解相应」。**没有一家真的主张只想不做。**

西域老铁

> 所以「不出户」不是终点，是一个前提：**先把骨架立起来，再出门。**没骨架的人，走得越远，捡回来的越杂。



不出户
知天下

不是不要出门，是别指望出门解决「懂不懂」。

从一个够深的样本，推出一个够大的世界。

下讲 第四十八章 · 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

下一章讲「减」：为什么求道是一天一天往下减的。

西域老铁